

由“苏北洪水走廊”到“水上花园城市”

# 淮安是怎么成为“东方水城”的

淮安是名副其实的“东方水城”“运河之都”。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，吴王夫差开凿邗沟，在淮安的土地上留下运河的“原点”——末口，自此这座城便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不过，水也给淮安带来过苦难。南宋时黄河夺淮入海，让这片沃土长期饱受水患困扰，泗州城甚至永远被淹没在了洪泽湖之下，留下了“东方庞贝”的千古叹息。

可以说，一部淮安城，千年治淮史。治水兴水，早已成为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厚重篇章。水，不再是忧患，而成了淮安这座城市最坚实的底气。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，淮安做对了什么？

## 淮水，安澜

春日晚间，漫步于淮安闹市区的里运河畔，灯光勾勒出运河水的柔美，游船来回穿梭，岸边商铺林立，三三两两的市民游客悠闲地逛街散步。

难以想象，昔日的里运河，历史上曾屡遭河堤决口、洪水漫溢之患。

南宋时黄河夺淮，带着巨量泥沙南下涌入淮河，将淮河下游的河道和入海口完全淤塞。失去出海口的淮河宣泄无路，一方面在低洼处泛滥、积蓄，形成了现今的洪泽湖；另一方面只能通过洪泽湖南下，借道长江流入东海。

基于此，淮安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洪水走廊”，成了“大雨大灾，小雨小灾，无雨旱灾”的易灾区，饱受水患之苦数百年。

水没有出路，人没有退路。

由于淮安是整个漕运体系中的“生死咽喉”，古时淮安站在治黄、治淮的最前线，成为水利工程技术和治水理念实践的最前沿。

20世纪50年代，京杭运河系统性治理工程启动。因淮安城区段老河道狭窄多弯，拆迁改造任务重，当地决定在运河旁边取直新辟一条航道，也就是现在的大运河淮安段，原来的老河道“退居二线”。里运河逐渐卸下航运功能，转而成为淮安市区的生态景观河道以及排涝输水通道。

同期，西起洪泽湖高良涧、东至黄海扁担港，全长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启动建设，130万名民工奋战80多个晴天，主要依赖人工锹挖、车推、肩挑，完成整个工程7000多万立方米土方施工任务，在半年内建成。

2006年，和苏北灌溉总渠平行的淮河入海水道一期工程建成竣工。2022年7月，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开工建设。该工程在一期工程基础上将行洪能力从2270立方米每秒大幅提升至7000立方米每秒，使洪泽湖防洪标准从100年一遇提高到300年一遇。

淮安枢纽是淮河入海水道的



里运河夜景。

本文图片均来自淮安市委网信办



金湖水上森林。

第二级枢纽，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水上立交，已经进入扩建工程冲刺期。站在观景台上，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：京杭大运河的船只从上方“跨”过，淮河水则通过下方的涵洞奔涌入海，各行其道，尽显工程美学和智慧。

淮安人，将“淮水安澜”的命运攥在了自己手里。



白马湖生态旅游景区。

## 淮水，秀美

不仅要水安、水活，也要水美。位于盱眙的象山国家矿山公园是一座以地质遗迹为主题的公园。这里曾是一座开采建筑石料的百年矿坑，新世纪初被关闭。

如何变废为宝？当地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填平或闲置，而是以

“生态修复+文化赋能”的理念对其进行改造。通过清理矿坑积水、重塑山体形态、种植乡土植被，昔日的“城市伤疤”逐渐焕发生机。

现在的象山，悬崖绝壁加蓝色湖水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深蓝之眼”景观。点杯咖啡，就可以在岸边发呆一下午。

同时，象山矿湖水水质能见度超过15米，最大深度超过51米，因此也成为国内罕见的优质淡水潜点，自由潜水爱好者心中的“梦中情湖”。

白马湖治理工程也是淮安市湖泊生态修复的典范之作。过去，由于缺乏统一管理，过度的围网养殖曾严重破坏白马湖生态环境，湖面面积曾锐减至42平方公里。

2010年以来，淮安实施退圩（渔）还湖、清水入湖、清淤净湖、生态养湖“四湖工程”，从单纯的湖体保护转向全流域保护。渐渐地，白马湖水水质由劣五类稳定在Ⅲ类水标准、核心区水质达到Ⅱ类水标准，跻身国家级湿地公园。2023年6月，白马湖国际重要湿地被正式列入《国际重要湿地名录》。

治水兴水过程中，淮安还注重融入水文化理念，打造出大运河水上立交、水工科技体验园等标志性工程。同时，淮安拥有古运河、清晏园等10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，数量位居全省第一。

比如清晏园，是中国历史上级别最高、延续时间最长、任职官员最多的治水古衙署旧址，也是我国治水史和漕运史上唯一保存完好的、总督级别的水利管理衙署园林，被誉为“江淮第一园”，也是国家水情教育基地。

水是城市发展的独特资源，而非发展阻碍。近年来，淮安以主动治理、科学利用的理念拥抱水资源，开启以水为脉的“生态蝶变”。随着一系列举措落地，“水上花园城市”的城市形象愈发鲜明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动力。

综合央视、中新社、澎湃新闻报道